



冬冬，是一条土狗，是我和外婆赶场回来的路边捡到的。它陪伴我度过了童年的快乐时光。

土狗冬冬

□陈益

(一)偶遇

记得我刚满6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外婆带着我这个“赶脚狗”去赶场。返回时，外婆怕我走累了，于是我们就在叶家湾一处巨石旁边停下来歇脚。这时一只硕大的绿蜻蜓引起了我的好奇，正追逐，突然发现巨石另一边的草丛中蜷着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我大声喊外婆过来看。外婆看后说，是条小狗，她捡起一根树枝戳小狗肚子，小狗不叫，只是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我。外婆对我说，这是只土狗，野狗下的，看样子不到一周。算了，捡回去怕很难喂活。我很不舍，磨磨蹭蹭被外婆拉着小手离开了，走几步就回头看，突然那只毛茸茸的小土狗竟爬出来了，呆头呆脑地追着我们而来！

外婆脸泛红光说，这狗与我们有缘，孙孙你抱回去吧。至于野狗为什么把它下在路边？为什么只下一只？外婆没说。因为捡到小狗这天正好是“立冬”，外婆说就叫小狗“冬冬”吧。

(二)相处

冬冬长得很快，不到一岁，就已长成了一个英气逼人的“帅小伙”了。它通身毛色金黄，无一根杂毛。奔跑时，如脱缰野马，快速如飞。蹲下时，目光炯炯，威风凛凛。它特聪敏，天生自带慧眼，凡来我家的客人，哪怕是初次登门的，它都友善摇尾迎接。而对非亲非故或者另有所图者，则龇牙咧嘴，甚至凶相毕露阻挡。我母亲是生产队长、共产党员，她特别讨厌舅舅，因为他偷偷打“席子”贩卖，走资本主义道路，母亲见面一次批评教育一次，甚至不准他进门，有时进了门也会赶他走。开始，见母亲对舅舅不友好，冬冬见舅舅来就拦住，龇牙咧嘴。但一听外婆吼它，则立马摇头摆尾跑开。后来舅舅学聪明了，每次走到院子边，先喊一声“姐？”，如果传出“谁是你姐？”则立马走开。如果姐未答应，再喊“妈”，每当这时，外婆都会笑吟吟地拉着我带着小狗出来迎接。在我的印象中，舅舅每次来家，都带着各种食物，从不空手，而且每次都有各种肉食。最温馨的画面，是母亲去县城探望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舅舅会带一大坨猪腿

来，晚上外婆炖了下面，大家吃得香喷喷的，冬冬则快乐地啃着它的骨头。收拾碗筷后，舅舅会让外婆坐下给她梳头，边梳边说：“妈，您又添白头发了。”外婆则拉着舅舅的手说：“儿啊，凑合过就行了，别去搞资本主义了，每次见到批斗你，娘心里难受！”“娘啊，这不是没有办法嘛。”我咂着油嘴，听得似懂非懂，冬冬则竖起耳朵，奇怪地看着这对母子边说边落泪。

(三)看家

冬冬很勇敢。就是有个怪脾气，从来不叫唤。别的狗见到生人尤其是夜晚，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不止。冬冬闷不做声，不等于怯懦或偷懒，相反它相当机警。有天深夜，一偷鸡贼溜进我家猪圈旁的鸡窝边，正待捉鸡，忽然一道黑影闪电般蹿出一下扑倒贼人，两只有力的前爪死死压住贼人双臂，眼露凶光，一条腥红色的大舌，从颈到嘴到鼻到眼到额，上下不停舔动，直到贼人吓得昏死过去，方才离去。天快亮时，那贼人被寒露惊醒，回想起昨夜惊魂一幕，四肢无力，浑身软瘫，欲站不能，只好爬着回了家。据说此贼是个惯偷，但经此一劫，天天心惊胆战，后来居然金盆洗手了。

冬冬两岁那年的夏天，我和村里的“放牛娃”们去水库边学“狗刨”，正玩得兴高采烈，忽然“二毛”不小心掉进深水，只见他两只小手在水面上乱抓狂舞，我们爬上岸，吓得六神无主。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冬冬猛地扑进水库，快速游到“二毛”身边，用嘴叼着“二毛”衣领，奋力将“二毛”拖到了岸边，我等见状，大家七手八脚把“二毛”拖上岸，边喊名字边压他肚子，半晌“二毛”一下坐起，狂吐浊水，终于睁眼说话。我们看着摇摇摆摆的冬冬，一起抓住把它高高抛向空中，接住，再抛。最后一次则将它抛进了水库，看着冬冬委屈的样子，我们不禁拍手大笑起来！

(四)好友

我和冬冬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早晨放牛，它嘴衔牛绳跟在我身后。下河摸虾抓螃蟹，它则叼着竹筐走在我后边。打猪草割牛草，返回时，我背背篓它衔镰刀。每天放学回来，它都会准时出现

在村口，我把书包往它脖子上一挂，它会高兴得像个书童跟我回家。读高中时，因为在县城住读，每周才能回家一次，每当回家见到冬冬时，它对我又蹭又亲又撒娇，那个热乎劲，刻骨铭心，至今难以忘怀。

(五)离别

土狗冬冬，离开我已有好多年了，它身上留下的两个特质令我敬佩。一是面对硬骨头。冬冬有一口锋利无比的牙齿，任何坚硬骨头它都不放在眼里，即使是坚硬如铁的猪的筒子骨，它也会轻松咬烂、嚼碎、咽下的！另一个是，面对死亡。在我参军的第二年，母亲来信说，冬冬离家出走了，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找不到了，可能死了。想起和冬冬相处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我很是伤心了一段时间。大概过了半年，母亲来信特别提到，冬冬真的死了，死在我捡到它的那堆草丛中，发现时虽然是一堆白骨，但据村里一老人讲，有天黄昏，他亲眼看到，冬冬拖着蹒跚的脚步，走进大湾，消失在那巨石之侧。

我想，冬冬这种土狗，无纯正血统，出身卑微，与“名犬”也不沾边，但它敢于向“坚硬”挑战，无畏不惧！敢于从容面对“死亡”，悄然离去，不给人增添负担！在当今社会，土狗冬冬这种“不畏坚”“想人先”的品格和情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长个的长江

(外一首)

□袁鹰

上游的洪峰，正逐级抬高下游的水位
从145到155
不过一周左右时间

我安放江边的石头
一夜间成为水的囊中物
不知它是否还呆在
原来所处的位置

每年的6月，都是长江
变脸最频繁的季节
似乎昨天它还离你很远
转眼就漫到了脚跟前

而长个的长江
脸面也变得肥胖
那些喜欢横渡长江的人
因此有所收敛

长江大桥的灯光

长江大桥通透的灯光
不仅照亮疾驶的车辆
也让夜色朦胧的江水
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有幸得到光顾的地方
开始模拟星空的璀璨
而面朝黑暗的部分
往往又如临深渊

坐在堤岸上纳凉的人
一边等着江风光临
一边又盼望着细碎波纹
能慢慢向自己靠近

偶有货轮从远处经过
眼前的宁静才会被打破
比轰鸣更决绝的汽笛声
才是它正式的告别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晚霞

□王桂

天边铺展着流动的绸缎，
像调色盘不慎倾翻，
胭脂红漫过橘橙的堤岸，
鎏金与淡紫在云间缠绵，
把絮朵染成蜜饯，颗颗甜软。

炊烟在檐角轻轻蘸取，
暮色便漫开糖霜般的香气，
归鸟衔着最后一缕暖，
掠过田埂模糊的轮廓，
如天空铺开的情书，字字浓烈，
用最炽的色彩，写满眷恋。

(作者系昆明学院人文学院2023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梦中的菜地

□余明芳

立秋后两天进入末伏，后边跟着大暑。地里、楼顶、花盆的番茄、黄瓜、四季豆被天收去，糯苞谷“吊了颈”，丝瓜、辣椒、苦瓜苟延残喘，顺秋了的几场雨竟起死回生，重新灿烂。巫溪有句笑话“秋茄子开花，老妖艳儿”，其实是戏谑枯木逢春、梅开二度，大众的语言蛮有嚼头。

大姐地里抢救过来的空心菜，像打了鸡血，两三天出一茬新绿。

大姐何许人也？曾经的那个女汉子。近十年来，她不再满足阳台花盆中种葱花儿蒜苗儿的小敲小打，从烦恼了弟弟们几十年的承包地中接管一小块，周末节假日回乡，挽起裤腿当上菜农，刷新生活新模式：“让自己的菜篮装满自己种的菜。”

兜兜转转半生，她幡然明白，自己虽离开泥土却又始终与泥土形影不离。如今坦然面对内心，不再掩饰对种菜的喜欢，也不顾及别人说她“哪像个知识分子的架势”种种议论。立秋前，她买了包心白、菠菜、茼蒿等七七八八的种子，盘算扯菜、腾地、下种一系列操作。按惯例，她出种子，邻居们提供技术指导 and 原生态肥料。

大姐以前来到旷野高地，会聆听松涛阵阵、百鸟齐鸣，满眼诗情画意；爱上种菜，便低垂眉眼，追寻腐质肥土、松针树皮。在乡村人家，对各种散发着特殊味道的肥料上了心，小车尾厢少不了各种工具和袋子。

把菜当作花一样抚，种花的大盆小钵，陆续换成蒜苗、芹菜。大姐一起床便要去地里，看菜又高了多少；夜已经深，她还要去看一眼，串串葫芦随风摇摆的样子。她关心着天气、食品安全，计划编一个竹木结构的鸡鹅

立体“别墅”，喂生态粮菜，无论孩子离自己有多远，只要能下地，一年四季，为她和她的孩子，提

供亲手种养的菜、肉、蛋。

大姐监管的菜地边上有樱桃、枇杷、李子、八月瓜，还种了牡丹、虞美人、蜡梅。花开了，鸟儿会来；果子熟了，松鼠会来。花下树下，她等着亲自来的人，煮茶做饭，莫谈工作繁重，只说灶头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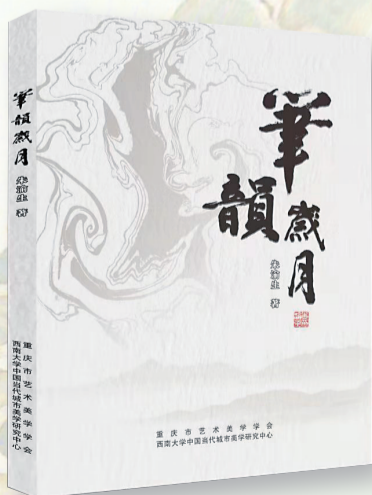
这个极热的夏天，我常去摘大姐的瓜菜，秋季她不再续种。大姐快要退休，时间不只属于她自己。他们这代人，孩子是恒星，自己是行星，终有一天，孩子在哪里，她便在哪里。没有什么舍不得，如果城里的房子有一块菜地，把家乡的莴麻菜、柿子树、老鹰茶树与泥土一起搬过来，采带着露珠的菜，摘有阳光味道的果，让菜篮果篮肉盘拥有大地的洁净，亲人的真实，她会充实而幸福。

一年四季种菜

的人，不会懂得，有些人离开了，梦里总有一块菜地，余生不停地把一份执着种下，看着它们生长，并融入基因里。

(作者单位：
重庆市巫溪
县政协)

书讯



《笔韵岁月》今秋面世

《笔韵岁月》是一部文史与艺术随笔集。亦是作者朱渝生于6年前出版《笺染墨香》(西大出版社2019年5月版)之后的姊妹篇。

全书设有“史海钩沉、人物春秋、一瓣心香、序跋撷珍、砚边留香、艺林拾叶”等八个栏目，近38万字。书中有梁漱溟、田汉、何思源等民国先贤的轶闻雅事；亦有徐悲鸿、张书旂、张大千、台静农、吴作人等名家的写真述评。本书史料翔实，论述真切。

(静思)

